

福尔摩斯新探案集

New Mysteries of Sherlock Holmes

[英] 柯南道尔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福尔摩斯新探案集

New Mysteries of Sherlock Holmes

[英] 柯南道尔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尔摩斯新探案/ (英) 柯南道尔著; 宋燕鹏等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2辑)

ISBN 7-80179-460-5

I. 福... II. ①柯... ②宋...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786 号

福尔摩斯新探案

译 者: 宋燕鹏

责任编辑: 子 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90

字 数: 727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60-5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空屋奇案	(1)
下诺伍德的建筑师	(13)
跳舞的人	(28)
孤身骑车人	(42)
修道院公学	(53)
黑彼得	(70)
查尔斯·米尔沃顿	(83)
六座拿破仑半身像	(93)
三个大学生	(107)
金边夹鼻眼镜	(120)
失踪的中卫	(134)
格兰其庄园	(147)
第二块血迹	(159)

空屋奇案

一八九四年春天，受人尊敬的罗诺德·阿德尔莫名其妙地被谋杀了。在警方调查中公布的详细但被删去许多细节的案情大家都了解。这是因为起诉理由很充分，没有必要公开全部证据。只是到了现在，大约十年之后，才允许让我来补充破案过程中一些被删去的环节。虽然案子本身就是耐人寻味的，但那令人意想不到的结局就更耐人寻味了。这个案子的结局是我一生所经历的冒险事件中最令我震惊和诧异的。请让我向那些关心我偶尔谈到的一个非凡人物的言行片断的广大读者说一句话：不要怪我没有告诉你们我所知道的一切。但他曾亲口下令禁止我这样做，直到上个月三号才取消这项禁令。

我对刑事案发生浓厚兴趣是因为我和歇洛克·福尔摩斯有过密切交往。自从他失踪后，凡是公开发表的疑难案件我都认真研读。但是只有罗诺德·阿德尔的惨死这件疑案将我深深吸引住了。当我读到审讯时提出的证据，并据此判决未查明的某人或某些人蓄意谋杀时，我就更加深刻地体察到福尔摩斯的死确实是社会的一大损失。我认为这件怪事有几点特别吸引他，而且这位欧洲最好的刑事侦探，肯定能弥补警方力量的不足。我虽然整天在外巡回出诊，脑子里却一直在思考这件案子。我宁愿冒着讲述一个陈旧故事的风险，简要复述一遍审讯结束时已公布过的案情。

死者是澳大利亚一个殖民地总督梅鲁斯伯爵的第二个儿子。其母亲从澳大利亚回到英国国内做白内障手术，跟死者和女儿希尔达一起住在公园路四二七号。这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上流社会，他既没有仇人，也没有什么坏习惯。他订过婚，但是几个月前双方同意解除婚约。他天性冷漠，平时都待在一个狭小、保守的圈子里。但是一八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二十分之间他突然被杀了。

死者，也就是罗诺德·阿德尔，爱打纸牌，而且是经常打，不过小赌注对他倒是丝毫无损。他是鲍尔温、卡文狄希和巴格特等三个纸牌俱乐部的会员。遇害当天，他晚饭后在卡文狄希俱乐部玩了一盘惠斯特。下午他也是在那里打的牌。每人的牌差不多，阿德尔大约输了三英镑。拥有可观财产的他绝不会计较这五英镑输赢。几乎每天他都到这个俱乐部打牌，但他打得十分谨慎，并且常常是赢了才会离开。证词还说在几星期前，他跟莫兰上校配对，一口气赢了歌德菲·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英镑。

被害当晚，他从俱乐部回到家时正好十点，他母亲和妹妹上亲戚家去了。女仆说听见阿德尔先生进入二楼前厅——他的起居室。她已在房间里生了火，因为冒烟，她把窗户打开了。直到梅鲁斯夫人和女儿回来的十一点二十分，屋子里十分安静。梅鲁斯夫人想向儿子道晚安，却发现门被反锁了，任凭母女俩怎么叫喊都没有人回应。找人把门撞开后却见这个不幸的青年躺在桌边，子弹打破了他的脑袋。桌子上摆着一些金币和银币，堆成了数目不等的十小堆。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数字和若干俱乐部朋友的名字，从这里可以知道被杀之前他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这些现场调查只是使得案情变得越发复杂。第一，没有理由来解释这个青年为什么要从屋里把门插上。虽然也有可能是凶手插的门，以便跳窗逃跑。但从窗口到地面至少有三十英尺，窗下花丛和地面都不像被人踩过，在屋子和街道之间的草地上也没有任何痕迹。所以很显然门是青年人插上的。如果有人能用左轮手枪从外面对准窗口放一枪，那么这人除非是个神枪手。另外公园路是一条行人繁华的大路，附近不到一百码的地方就是马车站。这边已经打死了人，难道没有人听到枪声吗？这些情况，由于找不到动机而越发复杂化。而且，阿德尔是没有任何仇人的，况且他屋子里的贵重物品也没缺少。

我思考着这些事实，认为最省力的方法，就是我那死去的朋友说过的一切调查的起点。大约在六点左右我走到了公园路连接牛津街的那头。一帮人聚在人行道上，仰头凝视着一扇窗户。他们给我指出了我特地要来看看的那所房子。其中一个高个子戴着墨镜，可能是个便衣侦探，正在描述他自己的某种推测，其他人围着他。我使劲挤进去，但他荒谬的推理使我厌恶地从人群中退了出来。不想却撞在一个有残疾的老人身上，碰掉了他怀中的几本书。我捡起那些书的时候，看见有一本书叫《树林崇拜的起源》。我极力为这意外的事道歉，可是刚好被我不小心碰掉的这几本书显然在它们主人眼里非常珍贵。他大吼了一声，转身就走。

我曾多次观察过公园路四二七号，但于事无补，房子和街道之间只隔着一道半截是栅栏的矮墙，五英尺高，进入花园很容易。但那扇窗户可很难够着，因为在墙上没有水管或别的东西。我一无所获，只好返回肯辛顿。我刚进书房，女仆就进来说有人要见我。来者是个古怪的旧书收藏家，灰白的须发中露出了一张轮廓分明的脸，右臂下夹着他心爱的书，至少有十来本。

“没想到是我吧，先生。”他的声音奇怪而略带沙哑。

我怎么也没想到是他。

“我感到抱歉。刚才我一瘸一拐地在您后头跟着走，碰巧见您进了这所房子。我想对刚才的事说声对不起，并且谢谢你替我捡书。”

“不必在意，”我说，“能告诉我您是怎么认出我来的吗？”

“先生，冒昧地说我算是您的街坊，我的小店就在教堂街拐角处。大概您也收藏书吧，先生。我这儿有《英国鸟类》、《克图拉斯》、《圣战》——每本都很便宜。把您书架第二层的空当填满看起来才显得整齐，是吧，先生？”

我回头看了看。我再回头时发现歇洛克·福尔摩斯隔着书桌站在那儿正对我微笑。我好像失去了知觉，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回，也是最后一回。一股白雾在我眼前旋转，白雾没了，我发现我的领口开了，嘴唇上还有白兰地的辛辣余味。福尔摩斯正坐在我的椅子上，手中拿着随身携带的扁酒瓶。

“我亲爱的华生，”一个相当熟悉的声音叫道，“很抱歉，我一点儿也想不到你会这样经受不住。”

我紧紧地抓住他的双臂。

“福尔摩斯！真的是你？你没死？你是怎样从那可怕的深渊中爬出来的？”我大声喊道。

他说：“等等，你觉得你现在恢复了吗？瞧我这多此一举奇妙的重现给你带来了多大的刺激啊！”

“我好了！”我叫道，“福尔摩斯，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摸着袖子里面那只精瘦而有力的胳膊。“可是，这一切又都是真的，亲爱的朋友，见到你我真高兴。快把你从那可怕峡谷中逃生的经过给我说一遍。”我激动地说。

他面对着我坐了下来，照老样子悠闲自得地点燃了一支烟。他更消瘦，更机警了。但我从他那张鹰似的脸上苍白的颜色可以看出，他最近一阵子过得没有规律。

“能把腰伸直了，我真高兴，华生，”他说，“让一个高个子一连几小时把身长砍掉一英尺可真难受。至于对这一切的解释，或许我把全部情况告知你的最好时机是在一项工作完成以后。”

“我更想现在被告知。”

“你愿意今天晚上跟我一起去吗？”

“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

“真的还像过去那样。好吧，先说说那峡谷。我奇迹般地从峡谷中逃出来了，理由是：我根本就没掉进去。”

“你压根儿就没掉进去？”

“是的，华生，我压根儿就没有掉进去。我给你留的便条可完全是真的，因为当我发现模样有些阴险的莫里亚蒂教授站在那条通向

安全地带的窄道上时，我确信我的末日到了。于是我请求他许可我写了那张后来你收到的便条。我在那里留下了信、烟盒和手杖，沿着窄道往前走，莫里亚蒂紧紧跟随。我走到尽头便无处可去了。他并没有掏出武器，却突然跑来抱住我，他知道他的一切都完了，他要报复我。我们扭成一团。但我懂得一点儿日本跆拳道，过去好几次我都用过这一招。我从他的两臂间退了出来。他发出一声恐怖的尖叫，疯狂地踢了几下，两手乱抓。最终他还是因为无法保持平衡而掉下去了。”

我瞪大眼睛听着。

我大声问：“我亲眼看见那条路上有两个人往前走的脚印，没有往回走的。”

“是这样，就在他掉进深渊的刹那间，我忽然想到命运给了我一个绝妙的机会。我知道曾经发誓要干掉我的，除了莫里亚蒂外至少还有三个人，他们要向我报复的念头只会由于他们头儿的死亡而更强烈。他们是最危险的人，三人当中，总有一人会找到我。另一方面，如果全世界都认为我死了，这些人就会很快露面，这样会省很多事。

“我站起身来仔细看了看后面的悬崖。在你那篇我后来读得津津有味描述中，你肯定了那是绝壁。你说得不完全对。所谓的‘绝壁’上留有露在外面的几个窄小的立足点，并且有一块很像岩架的地方。要顺着那条湿漉漉的窄道走出去而不留脚印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也可以把鞋倒穿，可在一个方向出现三双脚印，这只会使人想到这是骗人的把戏。所以，最好是冒险爬上去。好几次当我手没抓到身边的草丛或是脚从湿漉漉的岩石缺口中下滑的时候，我几乎绝望了。但是我拼命向上爬，最后爬到一块有几英尺宽长着绿苔的岩架上。

“你错误地下了一个结论就离开了，但又发生了一个很突然的事故。突然一块巨石从上面落了下来，轰隆一声从我身边擦过去，砸在下面那条小道上后，掉进深渊。那时我以为岩石是偶然掉下来的，没想到过了一会儿，我抬头看见昏暗的天空中露出一个头。与此同时又落下一块岩石来，砸在我躺的地方，离我头部还不到一英尺。很明显莫里亚蒂不是单人行动，他对我下手的时候，还有一个党羽在守望，而我一眼就知道这个家伙一直是多么的阴险。他躲在暗处亲眼看见了他朋友溺死和我逃脱的一切。他等待时机妄图置我于死地。

“我用极短的时间反应了一下情况，华生。我看见那张脸又从崖顶向我张望了，这是又一块石头要砸下来的信号。我对准崖下的小路往下爬，但这比往上爬还要困难。但是我已经没有时间去想了，因为就在我双手攀住岩架边缘、身体在半空吊起时，又有一块石头呼的

一声擦身而过。爬了一半时我脚踩了个空，还好我掉在那条窄道上了，摔得头破血流。我爬起来就跑，在山里摸黑走了十英里。一周后，我到了佛罗伦萨，这样世界上就谁也不清楚我的下落了。

“我当时只信赖我哥哥迈克罗夫特。我再三向你道歉，我亲爱的华生。可那时最好是让大家相信我已经死了。如果你不相信我已经死了，你肯定写不出那篇让人信以为真的关于我不幸结局的故事来。三年以来，我好几次想写信给你，但总是担心你对我的深切关心会使你泄漏机密。同样，今天傍晚当你碰掉我的书时，我也只好避开，因为我身处险境。当时只要你稍有惊奇，就可能使人们注意我的身分而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但为了得到我需要的钱，我必须把我的秘密告诉迈克罗夫特。在伦敦，事态的进展没有像我所想的那样。因为在审理莫里亚蒂匪帮时，漏掉了两个最危险的成员——与我不共戴天的这两个仇人。我在西藏旅行了两年，有时到拉萨跟大喇嘛们在一起。一个叫西格森的挪威人写的十分优秀的考察报告，你肯定也看过，你绝不会想到你看见的正是你朋友的消息。然后我经过波斯、圣地麦加，又到喀土穆拜访了哈里弗，并将这次简短但很有趣的拜访报告给外交部。我用几个月时间研究了煤焦油的衍生物，这项研究是在法国南部蒙彼利埃的一个实验室做的。结束后，我便回来了，因为我听说我的仇人现在孤身一人在伦敦。这时又传来了公园路奇案的消息，于是我加速了行动。这件案子除了它的是非曲直吸引我之外，它似乎还给我个人带来了难得的契机。我立刻就回到了伦敦贝克街家中，竟吓得赫德森太太歇斯底里地大声叫唤。我的房间和记录被迈克罗夫特完好保存着。就这样，亲爱的华生，今天下午两点，我发现自己坐在我原来屋里的那把旧椅子上，而且也希望能见到我的老朋友华生，坐在对面他一向常坐的那把椅子上。”

以上便是发生在四月里那天晚上的离奇故事。我亲眼见到了我本以为再也见不着的那瘦高的体形和热诚的面容，证实这个故事不是无稽之谈。我不知道他是怎样得知我妻子去世的消息的，他用动作代替言辞安慰了我。“工作是对悲伤最有效的止痛剂，”他说，“我给我们俩在今天夜里安排了一件工作，希望能成功完成。”我希望他能说明白些，但不管用。“天亮前你有的是看的和听的，”他回答说，“我们要谈三年往事，不过只能谈到九点半，然后就开始这场特别的空屋历险。”

跟过去一样，到九点半，我发现我们并排坐在一辆双座马车上，我的口袋装着手枪，很激动。福尔摩斯十分镇定。街灯忽明忽暗的亮光照在他严峻的脸上，他皱着眉头沉思，嘴唇紧闭。从这个狩猎能手的神态看来，我完全肯定这又是一次十分冒险的行动。讥讽的微

笑不时地从他那苦行僧般阴沉的脸上露出来，预示着被我们搜寻的对象凶多吉少。

马车停在卡文狄希广场拐角的地方，而不是我本来猜想的贝克街。我看见他下来时向左右张望了一下，接着在走过的每条街的拐角上又相当细心地看清楚后面是不是有人跟踪。我们走的路线肯定是独一无二的——他对伦敦偏僻小道很熟悉。这一次他迅速而有把握地穿过很多我从来没听说过的小巷和马厩，出现在一条两旁都是阴暗房子的小路上。沿着小路，我们穿过曼彻斯特街，然后到了布兰福特街。在这里他立刻拐进一条窄道，进入了一个无人的院子，之前穿过一扇木栅栏门。他用钥匙打开一所房子的后门，我们一起走进去以后，他关上了门。

显然这是一所空屋子，一片漆黑，我们踩着裸露的地板，发出吱吱的响声。我伸手摸到一面墙，上面糊的纸已裂成一片片往下垂着。福尔摩斯领我走过一条长长的过道，直到我恍惚看见门上昏暗的扇形窗才停下来，在此期间他冰凉的手一直抓着我的手腕。在这儿，他突然往右转，我们便进了一间正方形的大空房，黑暗中，只有当中一块地方被远处的街灯照得发亮。附近没有街灯，窗户上又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所以在里面我们只能看清彼此的轮廓。他把嘴凑近我耳朵。

“你知不知道咱们现在是在什么位置？”他悄悄地问。

“那边就是贝克街。”我睁大眼睛尽力往外看。

“对了，这里是我们寓所对面的卡姆登私邸。”

“为什么来这儿？”

“从这里可以看清对面的高楼。亲爱的华生，请你走近窗户一点儿，千万别暴露了我们。再往我们的老寓所看看——你那么多神奇的故事不全是从那儿开始的吗？让咱们来看看这三年我是不是完全丧失了使你惊奇的能力？”

我向前移了几步，朝对面的窗户看去。当我看见那扇窗子时，大吃一惊。窗帘已经放下，屋里点着亮灯，屋里坐着的人在明亮的窗帘上清晰地映了出来：那头的姿势、宽阔的肩膀、轮廓分明的脸，完全似福尔摩斯本人。我惊奇得忙把手伸过去，想知道他是不是还在我身边。他不出声地笑了，浑身颤动。

“看见了吗？”他说。

“真是太妙了！”我大声称赞道。

“我相信我变化多端的手法并未因岁月流逝而枯竭，或者因常用而有所过时。”他说，从他的话中，我听出了这位艺术家对自己的创作感到的高兴和得意，“确实很像我，是吧？”

“那简直就是你啊！”我像发誓一样说。

“格勒诺布尔的奥斯卡·莫尼埃先生是它的功臣，他花费几天的时间才做成模子。它只不过是一座蜡像。其余的是今天下午我在贝克街自己设计的。”

“有人在监视你的寓所？”

“对。”

“那么他是谁呢？”

“我的宿敌——莫里亚蒂那帮可爱的人，他们的‘领袖’此刻躺在莱辛巴赫瀑布下面。他们认为我迟早是会回寓所的，就一直进行监视。今早他们已清楚我到达伦敦了。”

“你又是如何得知的？”

“因为我正从窗口往外瞧，一下子就看见了他们派来放哨的人。这是一个小人物，姓巴克尔，以杀人抢劫为生，是个出色的犹太口琴演奏家。我在乎的是更难对付的那个家伙。他是莫里亚蒂的知心朋友，那个从悬崖上投石块的，整个伦敦最狡猾、最危险的罪犯。华生，今晚追我的正是他，而他一点儿也没察觉咱们同时也在追他。”

福尔摩斯的巧妙计划逐渐摊开：在这个近便的处所，监视别的人人正被人监视，追踪别的人人正被人追踪。那边窗户上消瘦的影子是诱饵，我俩是聪明的猎人。在黑暗中我们注视着匆匆来去的人影。他不说也不动，但我能看出他正处于紧张状态，细心盯着过往行人。这个夜晚寒冷喧嚣的风刮过长长的大街，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呼啸声。我有一两次似乎瞧见了刚见过的相同模样的人影，特别是两个像是在附近门道里避风的人。我让福尔摩斯注意这两个人，但他不耐烦地叫了一声后，接着又目不转睛地望着街上。他有时焦急不安地挪动脚步，手指不停地敲着墙壁。街上的行人渐渐地稀少了，将近午夜时分他越来越焦急，在屋里踱来踱去。我正要对他点儿什么，却又一次大吃一惊，我抓住他的胳膊，对着窗子一指。

“那影子动了！”我叫出声来。

这时候窗帘上的影子已经不是侧面而是转过来背朝着我们。

他粗暴的脾气没有减弱，他对智力低于他的人所表示的焦躁也没有减少。

“当然，他动了，”他说，“支起一个一眼就认得出的假人能骗住几个欧洲最狡猾的人吗？咱们待在这屋里，赫德森太太负责改变蜡像的位置，一次一刻钟。她从前面来转动它，这样她自己的影子就绝对不会被人看见。啊！”他抽了一口气。借着微弱的光线我看到他往前探头，全身由于高度注意而紧张起来。大街上已空无一人。门道里也许还缩着那两个人，可是我已经看不见他们了。静寂中，忽然我的

耳边又响起了只有在忍住极度兴奋时才会发出的那种细微的咝咝声。过了一会儿，我被他拽着退到了最黑暗的屋角里，一只手捂住了我的嘴。他的手指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

这时，他那超人的感官已经察觉了的东西，也被我突然发觉了。我的耳朵里传进了一阵轻微的蹑手蹑脚的声音，这声音是从我们所在的这间屋子后面传来的。一扇门忽然打开了又关上。一会儿，走廊里响起了脚步声。这声音在屋里引起刺耳的回响。福尔摩斯靠墙轻轻地蹲下来，我也跟着蹲下来，我的手里紧握着我的左轮枪柄。朦胧中现出一个模糊的人影。站了一会儿，他偷偷摸摸地走进屋里。这个凶险的人影离我们只有三码。他从我们旁边悄悄地走过去，靠近了窗子，将窗户轻轻地、无声地推上去半英尺。当他跪下来的时候，街上的灯光不再受积满灰尘的玻璃阻隔，他的脸被照得清清楚楚。他两眼发亮，面部不停地抽搐。这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瘦小而突出的鼻子，又秃又亮的前额，还留着一大撮灰白胡子，后脑勺上戴着一顶可以折叠的大礼帽，夜礼服的白前襟由于解开了外套而露出来。他手里拿着一根像是手杖的东西，他把它放在地板上，发出了金属的铿锵声。他从外套口袋中掏出了一大块东西，摆弄了一阵，最后咔哒响了一下。他还是跪在地板上，弯腰将全身力量压在什么杠杆上，一阵旋转和摩擦声发出来，最后又是咔哒一响。于是他直起腰，我这才发现他手里拿的是一支枪托形状很不一般的枪。他拉开枪膛，把什么东西放了进去，又“啪”地一下推上了枪栓。他把枪筒架在窗台上，我看见他闪亮的眼睛瞪视着瞄准器。我听见一声满意的叹息，正当他把枪托贴紧右肩的时候。他看见映在黄色窗帘上的人影毫无掩饰地暴露在枪口前方。停了片刻，他扣动了扳机，跟着是一串清脆的玻璃的破碎声。与此同时，福尔摩斯飞快地向射手扑过去。射手摔倒了。他急忙爬起来掐住福尔摩斯的喉咙。他“砰”地摔倒在地板上，因为我用手枪柄照他头上猛击一下。我猛扑过去把他按住，我朋友吹一声刺耳的警笛。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和一个便衣侦探冲了进来。

“雷弥瑞德，是你吗？”

“是的，福尔摩斯先生。知道你回了伦敦真高兴，先生。”

“我觉得有点儿非官方的帮助是管用的，一年里不能有三件谋杀案破不了，雷弥瑞德，你处理莫尔齐的案子时相当高明。”

人们都站了起来。两边各站着一个高大警察的囚犯大口喘着气。雷弥瑞德点着了两支蜡烛，警察们也打开了他们的提灯，我终于能一睹我们的囚犯了。

一张精力充沛而阴险狡诈的面孔对着我们。他盯住福尔摩斯的

脸，眼中露出仇恨和惊异。“你这个魔鬼，你这个狡猾的魔鬼。”他不断地吼叫着。

“啊，我的上校！”福尔摩斯边说边整理好弄乱了的领子，“‘不是冤家不聚头’。自从得到你在莱辛巴赫瀑布悬崖上的关照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你。”

上校像一个精神恍惚的人那样，牢牢地盯着我的朋友。“你这个狡猾的魔鬼！”

我的朋友说：“先生们，这位上校叫塞巴斯蒂恩·莫兰，以前效力于女王陛下的印度陆军，是咱们东方帝国最了不起的射手之一。在猎虎方面，他至今仍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凶恶的老人，只是瞪大眼睛看着我的伙伴。

“奇怪，这么一个优秀的猎手竟然被我这个很简单的计策给骗了。”福尔摩斯说，“你也曾在一棵树下拴只小羊，自己则带着来复枪藏在树上，等着小羊把老虎引诱来。今天这屋子便是我的树，你就是我想打的老虎。你可能备用了几支枪，以防出现多只老虎，或者你自己万一没瞄准好，而这是不可能的。他们都是我的备用枪。”他指了一下周围的人。

莫兰上校怒吼着向前冲来，但两个警察把他拽了回去。他脸上露出让人害怕的愤怒表情。

“但你有一招确实出乎我的意料，”福尔摩斯说，“我真没想到你也会利用这所空屋跟这扇方便的前窗。”

莫兰上校愤怒地转过脸去，对着官方侦探。

他说：“你没有理由让我受他的嘲弄。如果我现在触犯了法律，那么请依法办事吧！”

“你说得也对，”雷弥瑞德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们走之前你还有别的要说的吗？”福尔摩斯早就从地板上捡起了那支威力无比的气枪，正在一心一意地看着。

他说：“双目失明的德国技工冯·赫德尔特地为莫里亚蒂教授制作的这支枪已经存在好多年了，但一直没有摆弄它的机会。雷弥瑞德，我特别把这支枪，还有这些与之配套的子弹，都交给你们。”

“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好了，福尔摩斯先生。”雷弥瑞德说，这时大家都向房门口走去，“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你们将以什么罪名来控告他？”

“什么罪名？”其中一个警察问。

“当然是谋杀福尔摩斯先生未遂。”雷弥瑞德说。

“这可不行，雷弥瑞德。我没有在这件事情上抛头露面的打算。将他逮住无非是你的功劳。雷弥瑞德，我要向你祝贺呀！”

“到底把谁逮住了，福尔摩斯先生？”

“莫兰上校就是全体警察一直寻找但是却没有找到的那个人。上个月的三十号他对准公园路四二七号二楼的正面窗口，打死了罗诺德·阿德尔。现在，华生，我们到书房去抽一根雪茄，待半个小时，消遣一下。”

在迈克罗夫特的监督和赫德森太太的直接照管下，我们的老房子还是和从前那样。一进屋我就注意到这里非常整洁。这里是做化学试验的地方，放着一张松木桌，桌面被酸液给弄脏了；那边，在架子上有一大排大本的剪贴簿和参考书。我向四周环视了一下，挂图、提琴盒、烟斗架，连装烟丝的波斯拖鞋都是原样摆设。已经有两个人到屋里：一个是满面堆笑的赫德森太太，另一个就是那个在今天发挥了大作用但样子漠然的假人。这个蜡像，摆放在一个小架子上，披一件他的旧睡衣，十分逼真。

“一切顺利吗，赫德森太太？”

“我照你的吩咐，是跪着干的，先生。”

“很好，你做得相当漂亮。子弹打在哪儿了？”

“子弹恰好击中头部，然后碰在墙上砸扁了。给您，这是我在地毯上拾到的。”

我的朋友把子弹递给我。“多奇妙的一颗铅头左轮子弹。好吧，感谢你的帮助。现在，华生，请你依旧坐在老位子上，我想跟你讨论几个问题。”

他脱掉那件旧礼服大衣，换上从蜡像上取下来的灰褐色睡衣。

“莫兰这个老猎手真棒！”他一边检查蜡像那破碎的前额一边笑着说，“以前在印度他是最出色的射手，我想现在在伦敦也几乎没有比他技术过硬的人，听说过他的名字吗？”

“没有。”

“瞧，这就叫做出名了！不过，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过去应该听说过詹姆士·莫里亚蒂的大名，他绝对是本世纪的大学者之一。把我那本传记索引从架子上拿来。”

他轻松地靠在椅子上，大口喷着雪茄烟，并信手翻着他的笔记。

“这些我收集在 M 部里的材料还可以。不论摆在什么地方莫里亚蒂这个人都是别具一格的。这是狡诈的放毒犯莫根，这是臭名远扬的梅里丢，还有马修斯——我左边的犬齿被他在查林十字广场的候诊室里打掉了。咱们今天晚上见到的家伙是他们中的最后一个。”

他递给我的本子上写着：

塞巴斯蒂里·莫兰上校，本无职业，效力于班加罗尔工

兵一团。一八四〇年生于伦敦，是原英国驻波斯公使奥古斯塔斯·莫兰爵士之子。曾就读于伊顿公学、牛津大学。参加过乔瓦基战役、阿富汗战役，服役于查拉西阿布（派遣）、舍普尔、喀布尔。著有《喜马拉雅山西部的大猎物》（一八八一）、《丛林中的三个月》（一八八四）。住在管道街。参加了英印俱乐部、坦克维尔俱乐部、巴格特纸牌俱乐部等三家俱乐部。

福尔摩斯在空白处注了旁注：伦敦第二号最阴险狡诈的人物。

“真使人感到奇怪，”我说着把本子递回给他，“这个人还是个相当够格的军人呢。”

福尔摩斯答道：“某种程度上他实在干得很出色。他十分有胆量，他爬进水沟去追一只受伤的吃人猛虎的事在印度家喻户晓。华生，当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有些树林会突然长成古怪的形状。这在某些人的身上也常常会出现的，即个人在发展中再现了他历代祖先的发展全过程，而像他这样突然变坏或变好，他家系中的某种影响就显现出来了。他成了他家系的缩微胶卷。”

“你的这个想法真是很难理解。”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莫兰上校开始堕落了。虽然在印度他没有做什么当众出丑的事，但并没有一直待下去。他退役后，回到了伦敦，声名狼藉。这时候莫里亚蒂教授挑中了他，他曾当过莫里亚蒂的参谋长。莫里亚蒂对他出手大方，但只是利用他做了一两件一般匪徒承担不了的案子。你可能还记得一八八七年发生在洛德的那个斯图尔特太太被害的案子。我认为莫兰一定是主谋，只是在莫里亚蒂匪帮被破获的时候，我们没证据控告他。记得吗？那晚我去看你，为了防止气枪，我把百叶窗关上了。因为当时我已经知道存在着那么一支不寻常的枪，而且有一名全世界第一流的枪手。我们在瑞士的时候，他和莫里亚蒂就一起在跟踪我们。很明显，我在莱辛巴赫悬崖上那噩梦般的五分钟就是他给的。

“我待在法国的时候就注意看报，来寻找制服他的机会。他的影子整天困扰着我，因为他早晚有一天会找个机会干掉我的。我怎样对付他呢？总不至于一看到他就枪杀了他，那样的话我就必进法院无疑了，求救于市长也没用。所以我寝食难安。后来我看到了罗诺德·阿德尔惨死的消息，我知道机会终于来了。情况表明这就是莫兰上校干的。他先跟这个年轻人一起打牌，然后从俱乐部一直跟踪他到家，接着向敞开的窗子开枪打死了他。这是显而易见的。凭着这颗子弹就可以判他死刑了。我马上返回伦敦，那个放哨的发现了

我，他把我出现的消息报告了莫兰上校。于是上校把他所犯的案子和我的突然归来联系在了一起，他十分害怕。我估计到他会立刻想办法害死我的，并且为达目的他会重用这件凶器。在窗口我放了一个明显的靶子，还预先通知苏格兰场可能需要他们帮忙（对了，华生，你不是看出了待在门道里的他们吗？），然后又找了一个我认为万无一失的监视点，没想到他竟然也会选中那个地方来袭击我。”

我立刻说：“那么快，解释一下莫兰上校杀害罗诺德·阿德尔的原因吧。”

“啊，亲爱的华生，我们只好推测这其中的原因，但是在这方面，即使逻辑性最强的头脑也可能存在失误。每个人都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而做出假设。”

“那么，你的假设是什么呢？”

“其实这件案子并不难，证词中证明莫兰上校和年轻的阿德尔配对赢了四百多英镑。很显然莫兰作了弊——就在阿德尔被害的当天，阿德尔发现了莫兰作弊的秘密并且很可能私下跟莫兰谈过，还威胁说要揭发他，除非他主动永远退出俱乐部。按理说阿德尔是不大可能马上去揭发既有名气而年纪又比他大得多的莫兰。大概他也像我推测的那样去做了。可是对于以打牌骗钱为生的莫兰来说，退出俱乐部就等于毁灭。所以他枪杀阿德尔，而那时阿德尔正在计算自己该退还多少钱，因为他不想从搭档的作弊中牟求私利。为了防止他母亲和妹妹突然进来逼他说出弄来那些人名和硬币究竟干什么，他将门反锁住了。这样说合理吗？”

“我想你大概已经说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

“审讯将会证明或推翻我的推测。不过，不管怎样，莫兰上校永远也不会打搅我们了。冯·赫德尔这神奇的气枪将为苏格兰场博物馆增光添彩，而我又可以致力于调查那些由伦敦错综复杂的生活所引起的饶有意思的小问题了。”

下诺伍德的建筑师

“在刑事专家看来，”福尔摩斯说，“莫里亚蒂教授死后伦敦变得死气沉沉了。”

“每一个正派的市民都会反驳你的观点。”我答道。

“你说得也有道理，我不应该自私的，”他笑着，“当然，除了可怜的专家无事可做外，这对社会是大有好处的，大家都平安无事。那家伙活着的时候，每天的早报上都可以看到许多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且，华生，我可以了解这个恶毒的匪首在什么地方，只要我有哪怕一点点儿极细微的线索，一个极模糊的迹象，就像蛛网的边缘稍有颤动，就使你立即想到那只潜伏在网中央的奸诈蜘蛛一样。每一个我所掌握的意图不明的逞凶，都可以连成一个整体。同样，在一个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眼里，欧洲别的首都没有拥有过像伦敦当时所具有的那些十分有利的条件。可是，现在……”他耸了耸肩，很幽默地显示出对自己百费周折而造成的现状的不满。

我谈到的那个时候距现在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福尔摩斯已经回来好几个月了。我转让了我的诊所，搬回到贝克街我们昔日共同居住过的旧寓所。一个姓弗纳的医生买下了我在肯辛顿的小诊所，他痛快地按我提出的高价付了钱。几年后我才知道，弗纳是福尔摩斯的远亲，福尔摩斯筹措的那笔钱。

我们在一起的几个月，并不像他说的那样无所事事。在我大致翻看了我的笔记后，我就找出了这期间发生的前穆里罗总统文件案和荷兰轮船“弗里斯兰”号的惊人事件，其中后者使我们差点儿送了命。但他严格的规定，使得我不能说一句有关他本人、他的方法或是他的成功的话。我早就说过，此禁令一直到现在才被解除。

说完后，福尔摩斯先生往椅子背上悠闲地一靠，将当天的报纸打开。一阵吓人的门铃声和咚咚的敲门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门打开了，有人冲进过道并上了楼梯。一个年轻人疯子似的闯进屋来，脸色苍白，头发凌乱，他两眼充满了激愤，全身颤抖。我们两个被他来回地看着，我们用疑问的目光注视着他，他不得不为无礼地闯进来表示了一下他的歉意。

“福尔摩斯先生，实在对不起，我都快疯了，我就是那个倒霉透顶的约翰·赫克托·迈克法兰。”他大声说。

“先抽根烟吧，迈克法兰先生，”他说着把烟盒递了过去，“我相信华生医生会给你对症下药开一付镇静剂。请先坐在那把椅子上，然